

著名学者、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蔡德贵做客“春秋讲坛”

为人处世，儒学还是挺有用

文/图 本报记者 曾现金



著名学者、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蔡德贵被称为季羨林的“半个学生”，提起两人的师生情时，他显得很谦虚。他曾从饮食习惯的不同区别东西方文化体系。他对新形势下传承国学有着独到的见解。14日，蔡德贵做客“春秋讲坛”，和济宁的听众一起分享他的学术观点。

▶蔡德贵在参观孔子侍讲雕像。
本报记者 曾现金 摄



逛母校时 偶遇季羨林

记者:有媒体称您为季羨林的“半个学生”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?

蔡德贵:说句实话，上大学期间，我和季先生(羨林)没有直接的接触和交往。1965年，我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言专业，当时他是系主任，给梵语、巴利文等专业的学生上课。大学期间，他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。

记者:后来您是怎么结识季羨林的?

蔡德贵:1982年，我和山东大学哲学系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去北京出差，这名同事想让我陪他逛逛我的母校。我们俩便去了北京大学。走到外文楼时，季先生走了过来。“该不该走上前打个招呼?”当时我心里有些犹豫。这名同事说，好歹你曾是东语系的学生，应该和老师打个招呼。“季先生好，我是东语系阿拉伯语言专业的毕业生。”在同事的鼓励下，我走上前和季先生打了个招呼。

“来学校查资料，阿拉伯语方面的资料很多。”季先生和我随意聊着天。随后，带我他去了办公室，我和他交流了40多分钟。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。

记者:你们师生是怎么逐渐熟悉起来的?

蔡德贵:初次见面，我没给季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1985年，我主编《世界哲学家词典》，计划把季

先生列入词典的词条。我手头上没有他的详细资料，便给他写了一封信，索要资料。“我不是哲学家。”起初，季先生很谦虚，拒绝提供个人资料。后来，经过多次沟通，他让助手李铮给我邮寄了个人资料。

听说我和季先生偶遇的经历，并且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。山东大学《文史哲》杂志的主编丁冠之，让我帮着约一篇学者谈治学的稿子。我试着约了几次，季先生没有答应，并谦虚地称自己没有治学方面的经验。后来我又和他多次进行沟通，他才勉强答应提供一些材料，但是让我自己写稿子。

记者:季先生从哪件事情上认可您的?

蔡德贵:让我写季先生，当时我心里七上八下的。根据季先生提供的资料，我写了一篇文章《学贯中外的季先生》，于1995年发表在《文史哲》杂志上。后来《人民日报》曾转载这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在北京大学得到好评。似乎这篇文章给季先生留下了好印象。

我的一位同学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当编辑，他看到了这篇文章，并鼓励我写《季羨林传》。随后，我的班主任仲跻坤教授正式向季先生引荐了我。后来，他给我写来亲笔信，允许我为他写传记。1998年，《季羨林传》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。随后，人民出版社、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进行再版。后来，《文史哲》杂志还主办了季先生的学术思想研讨会。2001年，山东大学百年校庆时，季先生出席庆祝活动。

后来，季先生要我做他的助手。2008年10月，季先生和我开始

做起口述历史的事情。

广义国学 该从娃娃抓起

记者:在《大国学——季羨林口述史》中，季先生提出广义国学的概念，广义的国学和狭义的国学有哪些区别?

蔡德贵:不少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，季先生觉得这种说法有些片面。他认为，儒学只是汉学的一部分。中国有56个民族，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，都是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尤其是满学、蒙古学、敦煌学、纳西学等，在过去的国学研究中，它们很少被提及。季先生认为，真正的国学应该是包含56个民族文化的“大国学”。

记者:这其中那个民族的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较大?

蔡德贵:蒙古学在世界上属于显学，在世界上的影响较大，这主要来源于成吉思汗的功劳。有一个传说可以佐证蒙古学的影响。说蒙古大军来到波斯的首都，一名士兵遇到当地的一位居民，这名士兵说要杀了这位居民，但是这名士兵没带武器，他让这位居民在原地等着，他回去拿武器，结果这名士兵回来时，这名居民真的站在原地没有挪动。

还有敦煌学，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。再比如，纳西学，他们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和儒家思想的主张是一致的。

记者:在基础教育阶段，教材中有关国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儒

家思想方面，其他民族的文化内容显得偏少。在基础教育阶段，就给孩子们播下狭义国学的种子?

蔡德贵:季先生“大国学”的说法，得到文化部有关负责人的肯定。现在不少学者也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增加有关“大国学”内容的建议。传承“大国学”应该从娃娃抓起，仅靠学术组织机构的推动，很难起到作用。这需要相关部门的全力配合。

有的民族没有文字，只有口头文学，但是现在这些口头文学也成为濒危文学，逐渐消失在当代人的视野中。传承国学不能顾此失彼。如果不采取措施进行挽救，这些中国的国学会变得残缺不全。

为人处事 别忘了儒学

记者:您区分东西方文化体系的方式有些独特，为什么把文化体系命名为筷子、手指、刀叉?

蔡德贵:季先生曾把全世界的文化体系分为四类，分别是中国文化体系、印度文化体系、阿拉伯文化体系和希腊、罗马(欧美)文化体系。

我算是沾了季先生的光。在总结的基础上，我从饮食习惯方面区分东西方文化体系。我把全世界的文化体系分为三类，分别是筷子(中国文化体系)、手指(印度文化体系)和刀叉(希腊、罗马(欧美)文化体系)。这是根据文化体系涵盖居民的生活习惯进行区分的。

文化体系的不同，所蕴含的思

维方式也不一样。“筷子”文化体系，蕴含着综合思维方式，人文精神浓重，突出人本文化，包含着立(三十而立)、修身养性等主张。“手指”文化体系，蕴含着辩证思维方式，它的宗教味比较浓，突出宗教、教义的思想，他们的居民从小就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，而且教义中带有戒律的色彩。“刀叉”文化体系蕴含着分析思维，崇尚科学知识，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进行分析。这些地区的居民也信仰宗教，在科学知识中引进宗教的戒律，他们的思维方式更加理性。

记者:儒学思想中，包含着众多为人处世的方法，怎么运用儒学思想处理当代的问题?

蔡德贵:天人关系、人我关系、身心关系是当代人需要面临的三大关系。

呼吸新鲜空气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环境问题，但是当前的过度利用自然，和儒家思想中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是相违背的。“劝君莫打三春鸟，子在巢在待母归。”白居易的这句诗表达的意思，对于今天来说仍然具有教育意义。

季先生曾提出人生四要的说法，即爱国、孝亲、尊师、重友。从某种程度上，可以把季先生的说法，看做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。这是季先生为人处世的原则。当代人不防借鉴一下。

宋明理学曾提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说法，这种说法曾被否定过。但是，现在这种说法，得到进一步认可。“灭人欲”中灭可以理解为节制欲望。当代人不防用这种说法处理身心的关系。